

姻緣之路

夢千沙

年輕時，我們人人都有自己的夢想，自己的願望。我的夢想是成爲一個作家，愛一個不凡的男人，與他白頭到老。我十三歲開始投稿，幾十年來，都沒有停止過寫作，但我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的作家，因爲才能有限。

既然盡我所能的努力過了，我自沒有遺憾。而且，在寫作的過程中，自己已有了一種收獲感，所以更加知道了。

我想，我做、我收獲，事情十分簡單。

但是，我的另一夢想，愛情與婚姻，却道路崎嶇。它不能僅憑個人的努力，就可以如願。人與人好像有宿世的因緣，或聚或散，或親或疏，並不會由自己安排，冥冥之中，好像爲你主宰。

很多人能一帆風順地戀愛、稱心、婚姻順利、夫妻白頭到老、感情始終如一、兒孫滿堂、榮華富貴、願盼自豪，毫無遺憾，我沒有這種福份。

我的姻緣之路十分曲折，

我的堂兄堂姐、表兄表姐，自己的一個哥哥，都是同一模式的很早就定了個門當戶對的親，然後心甘情願地成親的。

自從有知以來，一個冬天，我都有光鮮的新衣，喝不完的新酒，看了一個新新娘子，又一個新新娘子。花轎、鼓樂、喜幛、新房、嫁妝、賓客，充滿記憶。

這種半新舊的婚姻，結果都不算太壞。因爲門戶既相當，男女也都知書達禮，情趣方面，並不一定比自由戀愛差。

我和家庭訂的婚姻，沒有緣份。

在我初成長的那個時代，婚姻自由的風氣，在大都市中已經展開，但是在小城鎮和僻遠的地方，兒女的婚姻愛差。

楞伽山人是納蘭

芳白姚

納蘭性德，字容若，清初詞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是有一個頗值玩味的事，他自號楞伽山人。我們佛家不是有一部楞伽經嗎？怪不得讀他的詞如聽中宵之梵唄，比之南唐後主更似不啻紅塵。祇道是——淡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妍，洛水煙波難駕驚鴻之麗。下面是他的兩闕詞，願共清賞。

浣溪沙 (大覺寺)

燕壘空梁畫壁寒，
諸天花雨散幽關，
篆香清梵有無聞，
蚊蚋乍從簾影度，
櫻桃半是鳥銜殘，
此時相對一忘言。

浣溪沙 (大覺寺)

拋卻無端恨轉長，
慈雲猶首返生香，
妙蓮花說試推詳，
但是有情皆滿願，
更從何處著思量，
篆煙殘燭並回腸。

這「諸天花雨」、「篆香清梵」、「慈雲猶首」、「妙蓮花說」……豈不像一個「心灰盡，有髮未全僧。」「經聲佛火兩淒迷，未夢已先疑。」拋卻凡情的深情詞人嗎？

我的年庚八字在紅帖子上面，經媒人送這家，送那家，但總沒有一次不被退回。退回來的時候，家家都有相同的理由：與男孩子的年庚八字不合，有沖剋。

我父母把算命先生一個一個分別請到家裏，他們却都說我的八字很好，不會剋夫。我父母很明白，爲什麼那麼多人家，就沒有一家的男孩子，不與我沖剋？這種情形，在我的親戚之中，很少發生。

我是一個始終沒有被「門當戶對」的人家要去的姑娘。

其中有一次，我的年庚八字剛被一個人家退回，我就在由學校回家的輪船中，與對方的那個青年初次遇見了。那青年在見過我以後，堅持要我的父母立刻追回我的年庚八字，他父母被他逼得無法可想，只有請媒人再來我家，說明一切。這次是我父母不答應，因爲既然有仲妯，當無再許之理。

我的堂姐、表姐，都坐到大紅花轎，只有我一個沒有。她們出嫁時都很幸福，但我們後來一成了共產黨鬥爭的對象，受了很多的罪，吃了很多的苦，只有我一個好像與她們不同。冥冥之中，好像安排了免我受這種罪，所以我沒有人家要我。

我父母爲我費了很多心，始終沒有把我許出去。我已很高興，因爲我早就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我的初戀開始得很早，早在十二歲的時候。他是一個比我大三歲的男孩子，是親戚們最喜歡的一個好青年。他有一頭天然的黑髮，很整齊的呈大波浪狀，有一對明亮的夢一樣的大眼睛，目光灼灼的永遠在凝視我。

他和我一樣聰明。他的母親弟妹，一度住在我們蘇州家裏，他和他的大姐，一向在上海寄居，因此在寒暑假回家時，大家見到。

我平時是他母親掛在嘴上不斷稱贊的人；他回家後，我母親也把他掛在嘴上不斷稱贊。我和他，門戶相當，年齡相當，却偏偏輩份不相。他母親是我的大表姐，當他的表外甥，我是他的表姨母。

我們小年紀便一見傾心，他寫了不少情詩藏起，被他的姐姐發現，取出來公開朗誦。我聽他既羞又喜，面紅耳赤。我不敢確定那那些詩是否爲我而寫，只知道他不斷對我的情形，很不尋常。

我們從不交談，因爲彼此都非常敏感，既然大家感情脈脈，就更會手足無措。單獨相對，更會手足無措。男孩子終究比較勇敢，他在我進入中學寄宿以後，便在我進入中學寄宿以後，便

大膽地給我寫信，信中熱情如火。到那時，我才知道當我暗戀他時，他也在暗戀我了。那些詩，原來都爲我而寫。

他在信上說他十分害怕，怕總有一天，有人會把我從他的手中奪去。他說我們中間有一條鴻溝，指的當然是我們的輩份關係，因此家庭和社会，都不會容許我們。如如火如荼的戀愛維持了整整七年，他大學畢業，去了北方工作，終於和別人順理成章的結了婚。

如果我們不是注不能結合，我的婚姻之道，便會是一條平直的大道，不單一早就能嫁得如意郎君，而且相信和諧到老，絕無問題。我和他有緣，無份。緣，連交談的緣都沒有。

難得有一次，我們剛能單獨相對，但就在他剛踏進門的同時，我的父親竟路過，這正好來到，就此失去了這唯一交談機會，緣淺竟淺到如此。

更奇怪的即是在夢中，我也總見不到他，每每夢到他回鄉了，滿懷希望的趕去見他，却都是人去樓空。徒增惆悵。

我屬於另一個女子——她和我同鄉，同臉型。由於我們有親戚關係，所以他們的消息，我常常可以聽到。他們是一個有婦之夫，我是

爲保全他的家庭，才沒有答應他的求婚。想不到他們夫妻，這一年竟非離散不可，不幸他只活到五十多歲，便因腦充血而去世了，從此我更與他人天兩隔，相見無望。

我十八歲時和他匆匆一見，再沒想到那次便是兩人的永訣。無緣如此，只有相信那是一種定數。

十八歲以後，我進入蘇州一間專科學校。男女同學，父母又在家鄉，沒人管我，男同學對我似乎都有好感，但我與他們無緣，看不上任何一個。每逢有人獻殷勤時，總嚴厲拒絕，這學校造就了別人一對對婚姻，沒我的份。

以後，我一步踏入社會，認識很多精彩的男人，又只是徒然的大家欣賞大家一番，便無緣而散。

忽然，我和一個不該愛的人相愛起來了，是初相見便彼此震動，一如磁的吸鐵，幾乎難捨難分。但始終我都是清醒的，到了最後關頭，我毫不困難的揮起慧劍，就把一團亂麻似的情絲，一下斬斷了。

我和他的緣只有那麼多，我們最相愛的時候，也只有手拉手。他在遭我拒絕不久以後，很快就和另一個少女私奔了。

他是一個有婦之夫，我是

(一) 自信才能達到人生的目標

「白衣天使」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對護士的稱呼，我是佛教徒，所以稱她們爲「白衣大士」——是病患在痛苦的折磨中最熱切盼望看到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所以我說各位是白衣大士！是觀世音菩薩！

今天很高興爲大家談談「信仰」，大家都不了信仰，無論是信自己，信他人，或者信宗教。首先談到自信，人人對自己必須有信心才能達到人生的目標，我也曾經歷過你們相同的歲月，存有幻想，抱著理想，少女時代也相過命，當年在台中有位相師——斷命鐵嘴。偕同好友三人持着不同的追求，渴望相命師爲我們斷未來的命，記得鐵嘴爲我未來斷了命是：財富很多並擁有三部車，每晚晚上會開車接先生返家，哎！如此的生命是好命嗎？我不以爲然，財富人人所嚮往，但不一定能帶來幸福；夜夜開車接先生回家是恩愛，但愛得太肉泥太苦了，擁有三部車如果僅給家人方便未免太狹隘了；財富、愛、車，應該可以利益更多群眾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就是少女時代萌發的第一希望也是自信。

法師與白衣使者說法篇

靜睿

血脈高至一八〇度。醫院引錯藥劑費個不停，爲使父親寧靜，即派護士來，誰知抵達家門時已不能行走而昏迷不醒，醫生說：「不要動他！」如今腦部大血管破裂已沒指望了。」誰的主意移動父親？誰害了父親？是我！是我！炎熱的夏季，我只有點燃一柱香跪在天井祈禱！希望父親能轉危爲安，祈求上蒼下雨大雨去熱轉涼減輕父親的痛苦，果然，天爲之所動，傾盆大雨除熱轉涼

何在？健壯的身體，爲人羨慕的財富，深情的妻子，孝順的女兒均擁有，如今爲孝女……一切的一切均擁有，如今墳上的一抔土竟然是歸宿？又想起當年陪弟住院七個月，院長與夫人感情甚篤，夫人病重時還爲先生擔心會承受不了她的死亡！誰知太太死後百日內另結新歡，一舊悲未了，新歡已來！諸位！你們曾想過死後是多麼寂寞！就此我突破了感情關，看破了人生！

身——從此不再幻想財富，名利或宇宙間除人的世界是否還有其他的信仰？一切疑惑自從入了佛門經已告訴我們宇宙萬物都是循環，由人的成長，男女的性別；等現象，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即告訴我們醫學界所不能解釋的究竟之理。自信是自重而非自大，譬如慈濟醫院的成就少不了每個人的力量，大家共同的努力證明，但非一定要有妳不可

這篇是證嚴上人於七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於慈濟醫院會議室對全體護士的開示，每月一講，敬請留意。

(二) 無常的啓示，突破了感情關

父親早年經營戲院，無論是電影或戲劇的演出無非是人生舞台一般，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早有台詞，有一天，颱風來臨，屋頂的鐵皮隨天飛，街頭巷尾險象重重，父親悉心照顧多生三輪車回家，在車內感恩之心難抑，思惟着，思惟着，未來該如何報答……

經過一個月的某天下午，父親疲憊的由外面回到辦公室躺下沙發上，醫生量

了，摸摸父親的手腳也是涼的，經過熱敷還是涼的，原來父親已安詳去了。

家人只因迷信於下午黃道吉日，子女不犯沖，父親於次日下午三時即出殯了。受過父親的親友披麻帶孝，台中、豐原街道上壯觀的隊伍喚不回一位地方上的大善人，母親的哀嘆喚不回好先生，子女的悲泣喚不回慈愛的父親，在風雨交作的荒山野嶺，又誰與之爲伴？與之爲伴？思潮起伏不已，人生的價值究竟

自從父親死後，我自責甚深，「一人到至哀，欲哭無淚」，祖母問卦稱父親在枉死城——不該死而死的地下，更令我痛苦不堪，無法自拔。好友惟恐我神經錯亂引導我到慈雲寺爲父親超度，拜梁皇寶懺！梁武帝爲超拔皇后而請高僧大德作的懺文長達七七七七夜住宿於寺院。因而體悟了生死之道——原來人的生死是隨業力而轉，一萬般帶不去，惟有業隨

諸位！少女時代產生的自信奠定了現在與未來的毅力；逆境中促使我突破情關，體悟人生，走入宗教的信仰，堅持佛的教育、認識宇宙萬物的真理。慈濟功德會成立二十三年，慈濟醫院已發展一年八個月，以及未來的護理學院、醫學院、紀念堂等，無不是賴於正確的信心，由信仰中發揮了力量。

時間匆匆，無法詳談佛學與醫學密切關係，爲什麼說「佛是大醫王」請等待下個月的講題——一笑，普天下的人與妳同笑；妳哭，普天下的人與妳同哭；妳笑，普天下的人與妳同笑；妳哭，普天下的人與妳同哭。最後在此祝福大家身心愉快，做一位歡喜的白衣大士。(七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這篇是證嚴上人於七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於慈濟醫院會議室對全體護士的開示，每月一講，敬請留意。